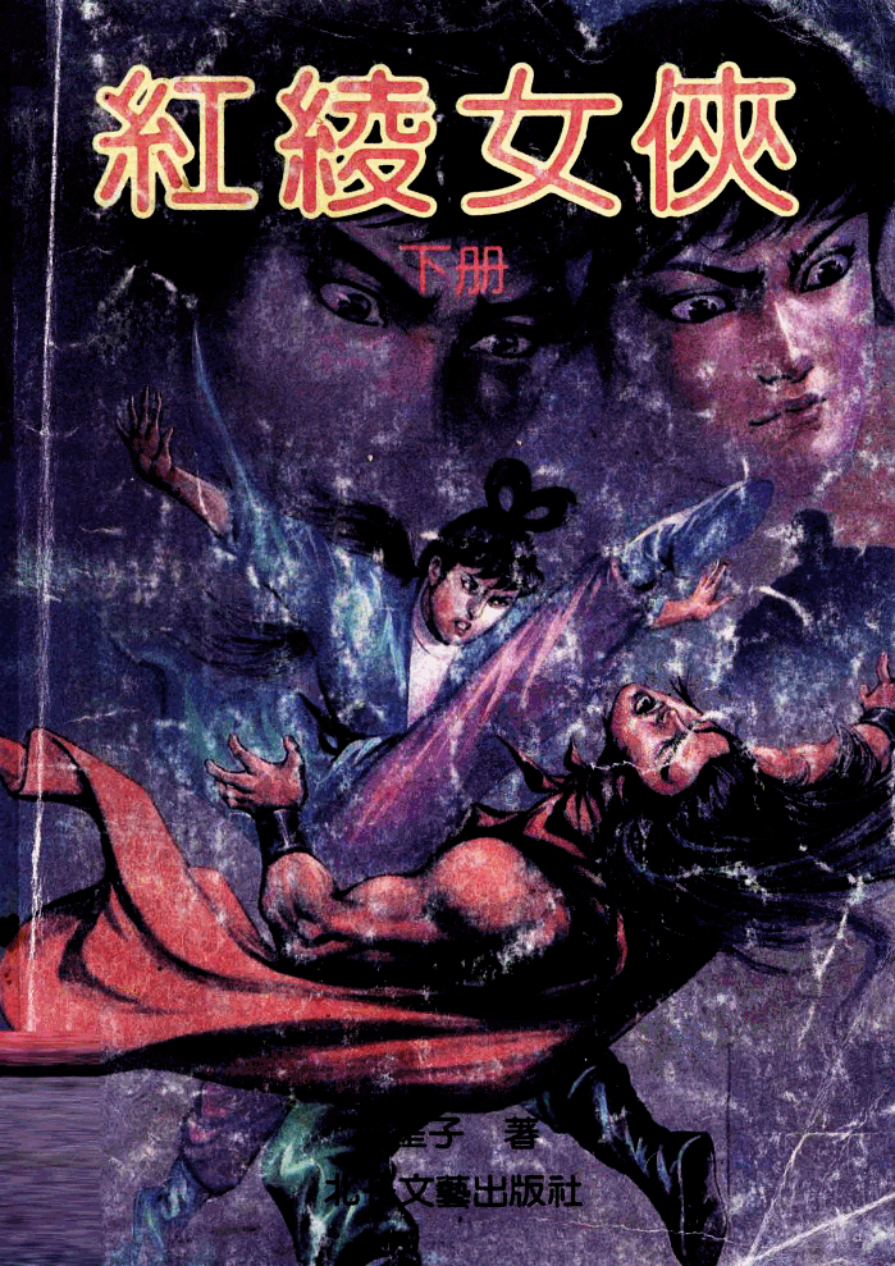


紅綾女俠

下冊



龍子 著

北平文藝出版社

红 绫 女 侠

（下册）

南星子 著

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

红 绫 女 侠

南星子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（太原市解放路16号楼）

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，787×1092 1/32 印张，18.75 字数，360千字

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 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0601—2

1·579 定价：上下册7.60元

十一

王浩恩被夹在中间隙中叫道：“住手！”

徐大鹏一个“黄龙翻身”跳出圈外，立着不动。

王浩恩的目光扫过五虎脸上，落在玉飞龙的面前，阴恻恻的瞥了一眼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原来飞龙会的总舵主也在这里，真是相请不如偶遇！”说着踏步过来。

玉飞龙屹立如山，也冷冷的回了一句：“不知道皇帝侍卫爷驾到，罪过，罪过！”

王浩恩双眉一挑，煞住步子叫道：“姓孙的，你如今是我网里的鱼，还想逃吗？你逞嘴也没有用，乖乖的跟我回去，或许还会讨得个好处，不然，哼，你看我这个……”

他手中单勾一摆，作出一种凌厉逼人的气势。

玉飞龙哼一声道：“笑话，我孙焦堂犯了何罪？”

王浩恩冷笑道：“你不犯罪，天下哪还有犯罪的人？哈哈，且不说你飞龙会阴谋造反，就是眼前打杀官兵，串同姓高的那小子劫走人犯，还盗去知府替圣上保存的一件宝物，这三条罪，你还赖得了么？”

玉飞龙听了，心中一凛，暗忖：“我哪里盗他什么宝物，难道那公文上写的果然有这回事，那么给谁盗去了？真是白狗得食黑狗当灾！”

他呆了一呆，尚未回话，两个校尉跳出来，叫道：“王爷，那厮还有一条罪，你忘了，他在村道上打了我们，把两份紧急公文偷去了！”

王浩恩盯着玉飞龙道：“姓孙的，你听见没有？”

玉飞龙大声道：“好的，就只这四条罪了么？就是一千条一万条我认了，你可满意了吧？”

江都五虎一听，全跳上来，齐声叫道：“孙大哥，这可不，什么宝物，哪个盗他的？这条冤枉罪就不能认了，放他妈的狗屁，咱们索性反了吧！”

老三郝礼更是暴躁，不由分说，抡起铁棍呼的一响就朝王浩恩拦腰扫去。

王浩恩只一闪，漆黑中不见了他的影子，忽然背后一声叱喝：“你活得腻了！”

郝礼猛一回身，王浩恩并着两只铁指，恰好点到面门，要是给他点着，脸上起码得开两个窟窿。

郝礼吃了一惊，眼看不能闪避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条光影，横着面前闪电似的一掠。

王浩恩“嘿”一声，撒掌翻身，单钩往起一搭，“当”一声响，只见激出无数火星，撩得眼光一阵零乱。

王浩恩叫道：“姓孙的，咱们就领几招吧！”

玉飞龙没有答腔，马牙刺一展，就是一记进手招数，“弯弓射日”，直点王浩恩的咽喉，这一招甚是狠辣。

王浩恩一腿横撑，摇头避过马牙刺，单钩顺着势式，一

招“庭前扫雪”，半矮着身子，向玉飞龙下三路反攻。

玉飞龙叫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双肩微晃，脚下一个倒踏七星步，马牙刺往下一划，要锁拿他的单钩。

王浩恩何等机警，立将腕子一抖，单钩随着身子一长，刷的往玉飞龙的肩上搭落，这一势去的奇快，单钩似剑，只那末梢多了个利钩，眼看只差二寸，那肩胛骨就要给单钩搭着。

好个玉飞龙，却拿出他的看家本领，扑地一倒，就势来一个翻滚，只见他的身子如皮球一般，追着王浩恩的脚跟滚来滚去，马牙刺寒光闪闪，不离王浩恩的脚下。

王浩恩见玉飞龙使出沾衣十八跌的身法，他知道这门功夫变化莫测，当下就留了神，把气一提，身形展开，也是纵跳如飞，单钩不时照准那光影点击，两个人像两团风似的一个在上一个在下，呼呼的乱转，把在两旁的人都看得张口结舌，捏着一把冷汗。

这样过了一盏茶时间，地上滚地的光影忽然寂灭，只听飕一声弹起一团灰影，升上半空，一线银光跟着疾速而下，这是对准王浩恩的头上飞来的。

王浩恩知道玉飞龙存心跟他寻热闹，要在三魔面前落他的台，这口气他那里咽得下，仰头一看人影临头，挟着一股强大的掌风坠下来。

王浩恩急切间闪跃不及，右肩微卸，左掌蓄劲往上一挥，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响，两掌拍个正着。

玉飞龙内劲沉实，往下一吐，何止千钧，王浩恩的内功也不弱，而且铁指有名，这一下当真是半斤八两。

王浩恩给玉飞龙的掌力一震，飘离寻丈，玉飞龙身体悬

空，更是跌得远，一连翻了两个跟斗抛去二丈之外，幸好他练得沾衣十八跌的功力，能够借势发劲，身子像装了弹簧，跌下地来，一弹即起，这一番虽险，但两无损伤。

玉飞龙哈哈大笑，王浩恩怒目而视，单钩一指，一耸身，两三个起落，反扑过来。

玉飞龙喝道：“姓王的，我今晚舍定这条老命陪你了！”

话犹未了，江都五虎齐声大喝：“干掉他！”

这五虎一窝蜂涌上前，早有天目三魔和那两名校尉挡住，徐大鹏一式“斜插柳”，白虎刀对着郝义就砍。于是一场混战，就在文峰塔畔展开。

三魔威力惊人，五虎合力抵住对方六人的围攻，搏斗多时，五虎渐渐不支，老五郝信先挨了“独眼彪”康世仇一刀，左臂上见了血，他咬紧牙根，拼命抗击，三魔吆喝频频，进手全是毒辣的招数。

五虎战得满头是汗，生死关头，只好硬撑，一时刀光乱舞，棍风飒飒，笔影与枪影齐飞，这一场真是打得天昏地暗，星月无光。

两边人马，正在酣战不休，猛地里却听得运河上头，人马杂沓而来。老大郝仁叫声：“不好了，官兵来了！”一失神，大腿上给吴飞的跨虎篮戳了一下，血流如注。

郝仁拼力冲杀，想给四个弟弟打开一条血路逃走。

一队官兵，已经飞驰而至，人马喧哗，声震河狱。

五虎一看，西边的退路已给截断，越发心慌。

玉飞龙斗住王浩恩，一看情势大变，也自心惊。

而此时河岸上头一队军马又已闻风驰至，将西面的退路

截断，这队军马整整有二百余人，由千总魏雄武、把总裘国栋率领。内有一百名弓箭手，随身带备挠钩、绳索等物，准备拿人。

军卒们喊声震天，这不啻给王浩恩、天目三魔他们助威。

五虎虽然勇猛，如今忽见平添了这许多官兵，个个刀出鞘、弓上弦，重重叠叠的围在外面，人影绰绰，刀光闪闪，直造成一堵铜墙似的坚固，插翅难飞，怎的不惊。

天目三魔的大魔头康世仇格格一声笑，梅花刀猛地一展，一招“拖鞭横扫”，只见一缕白光闪落郝仁的腹部，刷的挟劲一拖，这是一着势急凌厉的进手煞招，饶你郝仁如何了得也不易招架。

郝仁此刻内心惶急万状，眼见敌人撒出毒招，要取自己性命，不由的一惊，说时迟，刀刃已经沾到衣服，刀过风响，郝仁惊急之间，却无法消解，只得运劲将腹一吞，正在这性命交关的一刹那，塔上飞来一声怪啸，有如龙吟，康世仇一听这啸音，脸色大变，忙不迭将刀一撤，郝仁的衣服被他顺刀拖过，“嗤”的一响，裂开一道口子，幸好没有伤及皮肉。

这时三魔连声呼叫：“老怪物来啦！”纷纷抽械跃退。

江都五虎不明就里，但彼此的耳朵都不聋，听得头上怪啸声音，不知来了何方神圣，大家心里也是惶栗不已。

片晌，啸音渐渐低沉，塔顶檐角之间陡然现出一团灰影，随着一声大笑，便觉到一股强大无比的劲风，从空中鼓荡而下，非常急锐，地上的沙土给这股风一刮，都卷扬起来，在众人头上呼呼飞舞，那两名校尉突然“哎哟”一声，扔了刀，各自捧着一只腕臂，痛得团团乱转。

那天目三魔也各运掌护住胸前，舞动兵器裹住身体的要害，矮着身子往后跳退。这一切的变化竟是如此迅速，江都五虎感到非常意外，但又不知来者究是何等样人，为了防备万一，郝仁一声喝喊，弟兄五个也略将身形移动，撤向塔下立着。

那一股劲风在场子中间打了个旋，一时石走沙飞。众人慌忙闭上眼睛，霎忽之间，劲风停止，地面上发出一个朦胧的人影。

漆黑中看不清他的面目，仿佛那个披散着一头长发，垂肩过背，迎着春夜的寒风，那长发不时一飘一飘的在脑后飞扬起来。

老大郝仁展开夜眼，凝神细视，只见那人衣履不整，身上的装扮很像个老叫化。

郝仁心中一跳，暗忖：“似这样一个干巴老儿，怎会有那样大的功力，莫是他身上有邪法的吧！”

郝仁正在转着念头，忽见那两个尉校砰蓬一声，齐齐倒下，场中那人手舞足蹈，拍掌大笑，显出极开心的样子。

五虎眼看心惊，不知那人弄的什么玄虚，一举手投足之间，就把两个校尉收拾了。

天目三魔一面亮式护住身体，一面倒着身子往后退避，那人却一步一摇的向着他们走去，只听他口里说道：“你们慌什么，我从江阴一路上跟着你们，都不曾动过你们一根毫毛，既然怕成这个样子，还做什么寨主呢！哈哈！”

天目三魔给那人的话一激，果然不再后退，三人一齐挺胸站住，喝住：“老贼，不要欺人太甚，这扬州府有的是能人，千军万马，只要爷们一声号令，立把你这老贼骨剁成肉

酱！”

那人听罢，也不动气，笑吟吟地仍往前闯，一步一步逼近三魔面前，柔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先别聒人吹气，要做狗腿，就得多吃些补药，先把自己的脚骨补硬了，才好做事呀。不然，不然，我不敲你，主人也会敲折你们的狗腿的。当心，当心，我活上这一把年纪，不会说假话的——哈哈，哎呀。三寨主你凶着两只眼盯住我干吗？你要找我这老叫化打一架不成？”

马奔气的发抖，这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“半疯仙”狄鸿飞，江都五虎不曾与他认识，故此惊疑。

这马奔为人粗暴，虽怯于半疯仙红沙掌的绝功，但恼火上头，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了。

当下单笔一抡，左掌一记“撩阴手”，直插半疯仙脐下三寸，右手铁笔同时点到咽喉，上打下撩，十分威猛。

半疯仙呵呵一笑，嘴里叫着：“好耍！好耍！”身形早已晃开，双掌一拍，劈空一股罡风对面撞到。

马奔一个扑空，陡觉一阵劲风拂面，利如刀刮，忽忙一个“大蟒翻身”，旋飞出去。

半疯仙哈哈笑道：“别怕，别怕，这不是真的，跟你们耍呢！”

吴飞、康世仇见得半疯仙心存嘲弄，把他天目三魔视如三岁乳臭小孩，任情戏耍，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。“入云龙”吴飞猛喝一声：“老贼，看我杀你！”身形窜起，手里一对跨虎篮，往外一撒，“盘蛇进洞”，刷的从两边肋下插进。

半疯仙一个翻腾急转，内劲突从衣袖渗出，有如钢刀利剑，登时把一对跨虎篮震开。

康世仇一刀从后劈入，半疯仙肩头一晃，头一低，身子猛的向前弯贴地面，旋风也似一掌扫到康世仇脚下，掌风回荡，刚劲凌厉。

康世仇蓦然一惊，他深知半疯仙的红沙掌毒辣无比，打着时这一双腿非废不可，急的涌身上跃。那知半疯仙身形变贴上。左手掌缘一切他的腿弯麻筋，康世仇浑身如触电般一震。

半疯仙的右掌指爪此时已抓住康世仇的右腕关脉，就势往外一甩，那康世仇水牛般一个身躯便如断线纸鸢似的给抛出寻丈，“蓬”一声，结结实实跌了个四脚朝天。

半疯仙哈哈笑道：“别怕，跌不死的，我是跟你作耍的呢！”

吴飞、马奔怒吼着双双扑来，跨虎篮，单铁笔齐向半疯仙前后心搠到，宛如猛龙过江，毒蛇钻洞，二人这一次的来势极凶。

半疯仙弓着腰一转，猛地双袖一摇，从袖子里射出两股劲风，拍拍两响，把二人的兵刃震开，一晃身，踪迹不见。

吴飞、马奔齐齐儿打了个错愕，只听塔上一个声音叫道：“老叫化不跟你们耍了，我要喝酒呢！”

吴飞、马奔抬头一望，黑暗中只见半疯仙蹲在塔顶，蠕蠕而动。

两人气得直跺脚，马奔一咬牙关，从皮囊里摸出一大把暗器：铁莲子、燕尾镖、蜈蚣弩，吴飞也抓了几只三棱子母镖，一抖掌，四般暗器如飞蝗也似嗤嗤的朝塔顶上打去。

站在塔下的郝家五兄弟虽与半疯仙素昧平生，但半疯仙

此来的一举一动，显然和官府的鹰爪作对，敌友判明，眼见吴飞、马奔纷用暗器向半疯仙袭击，当下就要动手上前相助。

老三郝礼尤其愤怒，铁棍一提，暴喝一声：“狗子，休施暗器伤人，我来也！”往前一窜，声到人到，盘头一棍撒出，棍如风轮，自顶至腰，呼呼急转，上下游走，好不惊人。

吴飞、马奔骤觉一团风扑至，其锐难当，两人托地一闪，分左右纵开，此时郝仁也忍着腿上刀伤，斜斜掠到，金背刀一翻，找着吴飞便砍，老二、老四、老五同时亮械飞身扑上，把两人困在核心，刀戟鞭棍齐举，各显真功。

吴飞一对跨虎篮一钩一捌，荡开郝仁的金背刀，冷不防郝义的一条练子枪倏的从斜里扫入，枪身一颤，由软变硬，挺的笔直，刷的刺到胸前。

吴飞双篮急的一交，“剪落梅花”，双篮如剪，对准枪梢硬磕，郝义腕子一抖，练子枪呼的往回一卷，欺身撒掌，一记“排云掌”从侧面打出，吴飞身手贼滑，双肩一甩，撤身闪退。

郝仁抡刀再上，突然一条灰影横空掠到，此人正是康世仇，梅花刀随身下煞，猛施一记“天风送雪”，“呛”一声贴着郝仁的刀背吐劲一震，身形未落，连起一脚踹去，郝仁伤了大腿，又出了如许力气，身体转动就有些迟滞。

康世仇一发两招，快如闪电，郝仁刀身一颤，虎口发麻，方要闪他一脚已是迟了，脑袋刚好偏开，肩上却中了一脚，幸亏力道不大，没有给他踹倒，“啊”一声，颠出了几步，赶紧用沉身法稳住步子，康世仇身形甫落，随即滴溜一

转，蹑踪扑来。

老四郝智眼见大哥被这魔头逼得步步后退，双刀一展，矮着身子一个翻滚，如旋风卷浪，砍到康世仇的脚下。

正在这时，塔顶上忽然一声大叫，“哎呀，哎呀！”

众人一愕，蓦地四五点寒星，朝着三魔头上飞至，三魔齐声呼喊，纷用兵器来磕，叮叮当当一串响声，原来是几颗铁莲子，马奔见自己之物，知道刚才那一大把暗器都没打着半疯仙，如今给他回敬来了，怎的不气恼！

只见他面皮上铺上一层严霜似的冷冰般，单笔横打直戳，把一口怨气全泄在老三和老五身上了。

老五郝信本来左臂受了伤，一支短戟使起来就没有先前的勇猛，马奔瞧出他这个弱点，一味避开老三郝礼的铁棍，专向老五下手。

若论功力，老五万万及不上马奔，他只凭着身子轻快，一戟低，一戟高，或左或右，忽前忽后，只绕着圈儿打，无论如何也不跟马奔贴上。

老五郝信的脑筋比他四位哥哥灵活，就是说他这个人相当机智，他对马奔全是采取消耗的“游击”战，只是穿花似的游走，轻挑快拨，有时碰着险招，他的戟头一阵颤花，撩乱敌人的眼睛，“刷”的一声又从笔尖下漏脱了。

马奔是个性子暴躁的人，耐不得别人的戏弄，单笔急如风雷，越使越快，越打越狠，无奈老三一支铁棍也跟着他，有时打脚，有时打头，这支铁棍不动它时也有四十多斤，动起来力透全棍至少要有二三百斤，马奔虽然剽悍，却也不得不忌他三分，老五有了老三这支铁棍跟他的单戟前后呼应，因此便大大减少了马奔对自己的威胁。

马奔腹背受敌，却是毫无惧色。这一个久历绿林的入盗，果然身手不凡，一支铁笔，抡得飞快，身子左旋右转，挂腰盘腿，笔头点处，劲发风生，忒是勇猛无伦，见者寒心。

那一边，康世仇一个“早地拔葱”拔起数尺，躲开老四郝智的双刀。吴飞疾的补上空缺，跨虎篮往下一交错，照着地下的黑影打落。老四双刀一翻，人影贴着地面横掠出去，一煞步，滴溜一个鹞子翻身又滚转来，双刀往外一展，左手刀平抹敌人的脖子，右手刀横撇敌人的腰肋。

吴飞的跨虎篮也使上一招“大鹏展翅”，上下一分，右手跨虎篮白光一闪，正好磕着老四左手一刀，“呛”的一出响，爆出几星火花。这一下劲道奇大，直愣愣的把老四撞出几步。

郝义一抖练子枪过来，枪身一弯，找着吴飞的跨虎篮便搭，康世仇一摆梅花刀，斜刺里杀入一刀，这是照着老二的腕子上剁去的。

郝义身形一撇，练子枪早已甩出来。康世仇欺身进步，梅花刀左右颤动，撒出五个光圈，形如一朵五瓣梅花，那光圈一收一放，只在郝义的身前一尺之间倏上倏下。郝义的练子枪随身步移转，枪梢对准那光圈一吞一吐，枪身活似游龙，矫如疾矢。

郝仁深恨康世仇踹了他一脚，一声大喝，挥刀扑到，正在这时，猛听得玉飞龙那边，徐大鹏“哎哟哎哟”的连声呼叫起来。

跟着是钢刀堕地的声响，再跟着是王浩恩的吆喝声，半疯仙的大笑声，玉飞龙的狂喜叫嚷之声，交杂一团。

天目三魔正与五虎混战，陡闻此嘈杂声浪，都不觉一怔。康世仇一疏神，腿上给练子枪砸了一下，嗵了一声，右足横撑，一个“老猿登枝”的架式，跃出圈外。

郝义撒步急追，脚下忽然给什么东西绊着，险些跌了一跤，俯身细看时，却原来是躺在地上的两个校尉。

这两个被半疯仙用重手法震断了腕骨，再闭了穴道，躺着就如死去一样。

郝义一发恨，练子枪“巴巴”两响，登时把两个校尉砸得颅骨破碎，脑浆进出，平白送了两条性命。

蓦然夜空飏的现出一支火箭，绿光一闪，堵在外围的军马，喊声震天，如潮水般涌至。

原来这支火箭是王浩恩发出的讯号。

徐大鹏给半疯仙从塔顶上扑下来点了他的骨枕穴，顿觉头脑胀痛，痛楚难禁，扔了刀，双手抱住个脑袋，倒在地下，杀猪似的嗥叫。

王浩恩一钩搭开“玉飞龙”孙焦堂的马牙刺，正待窜过来相救，半疯仙却闯到他跟前，一抖双掌，劲风逼面。

王浩恩久闻这老怪物的红沙掌厉害，不敢硬接，单钩一抬，刷的一个“喜鹊过枝”，斜斜掠出五六步路。半疯仙大笑，叫道：“好个铁指单钩，你躲什么，老叫化的一双肉掌正要讨教你那铁指几招！”

王浩恩叱道：“狄鸿飞，我们又不与你为难，你何必要淌这浑水！”

半疯仙打了个哈哈，道：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这难道是悖理背义的事情吗？你们无缘无故调动大军大马，半夜三更捉杀几个人，这个岂能叫我袖手？”

王浩恩大声道：“他们都是钦犯，何得说是闲人？我劝你还是快快躲开，否则把你株连一起那时却怨不得我了！”

半疯仙摘下腰间的葫芦，骨碌骨碌喝了几口酒，啧啧两声，说道：“唉，钦犯，好堂皇的名儿啊，你也把我算在里面，怎当得起？哈哈，哈哈！”

话还没说完，陡然一掌打出，作霹雳之声。

王浩恩见他用了红沙掌功，幸亏他早有防备，噤一声，人已飞上高空，“嗤”的一声，又是一支火箭升空，这一回射的很高，城郊三里周围全可看见这支火箭爆出的绿光。

半疯仙带着嘲讽的口吻叫道：“铁指单钩，你这水火箭儿很好玩，不妨多发几支看看！”

王浩恩叱道：“老鬼闭嘴，少顷你便知道厉害！”

这时玉飞龙却窜到徐大鹏躺着的地方，举起马牙刺当胸扎去，他要毙了这个顽敌，好少去一个帮凶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玉飞龙的马牙刺将落未落之际，刷的一缕白光星飞电掣般朝他咽喉射了来，跟着是一阵轻微的衣带风响，落下一人。

玉飞龙急的扑地一倒，滚开寻丈。

那人“嘿”一声，随手抓起徐大鹏，往后一抛，有人在黑暗中跟来接住，在先一人叫道：“赶快带回城里去救治！”

玉飞龙听声辨人，这家伙正是扬州府三班总捕头梁雨岐。

玉飞龙却不打话，腾的翻身扑到，马牙刺刷的一记“三环套月”向前扎出。

梁雨岐长剑一圈，“回光反照”，侧身矮步，反削一

剑。

玉飞龙看出他的剑路不比寻常，小心应敌，马牙刺一翻，身形微闪，“仙人指路”急往敌人咽喉一送，快似渴骥奔泉。

梁雨岐叫声：“有你的！”

身形一长，长剑自下上撩，剑尖颤动，“银龙入海”贴着刺身一崩，两下里吐劲奇大，彼此一震，各自退出两步。

此时千总魏雄武、把总裘国栋策马挥军掩杀过来，势若倒海崩山，黑夜中只见无数团灰影飞速的移动，刀枪上的白光如千百条银蛇在钻空闪烁。前后左右一片喊声，像打在礁石上的怒浪一般，轰呼轰呼的响彻整个河岸。

郝家五兄弟不待军马冲到，已自挺械迎了上去。大家都存着一颗心：不生即死，今晚无论如何要从死中杀出一条生路。

渐渐军马拢近，江都五虎立即布成一个梅花阵，对付四面杀来的军马。

裘国栋七星刀一挥，左边一股军马首先冲上。正好撞着老三郝礼，铁棍一抡，虎吼一声，棍势如电飞雷奔，穿提闪舞，圆活灵动，锋锐悍猛无比。老三两双铜铃眼不时射出怒光，惨绿绿非常可怕。

铁棍横砸直打，盘旋出入，直如活虎生龙，只一阵工夫，打得那些军马腿折腰伤，头崩额裂，个个失魂落魄，人人呼爹唤娘，纷纷败退，觅路狂奔，一时阵地大乱，吓得那把总裘国栋慌忙下马，挥刀押住阵脚。

郝礼一条铁棍，先声夺人，杀得性发，捋起两双衣袖，坦开胸脯，大踏步闯进阵中，横冲直撞，棍头一颤，乒乒乓